



沙 岩 玫 瑰

■ Shalun Meigui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9

■ 他们拥抱着，
在这迷幻的夜晚，
他们的灵与肉碰撞出耀眼的火花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严沁系列小说

Yanqin Xilie Xiaoshuo

9

沙
卷
玫
瑰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岩玫瑰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3249-7

I. 沙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592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者	严沁(香港)
出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850×1168 1/32
字数	8500 千字
印张	430
插页	100 页
版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9-3249-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(14.50 元)

跨进贝家堂皇、气派的大门，秦思洁一生的命运就被注定了，虽然十九岁的她是那样的年轻、无邪。

贝家是台北赫赫门第，不只有名望，而且富有。四十五岁的男主人贝哲人是精明能干的实业家，他掌管着祖传下来的庞大财富和各种公司、工厂，他不仅有魄力而且十分有成熟男人的魅力，是个非常光芒四射的男人。他的夫人李丹萍比他小两岁，受过最贵族化的高等教育，是名门望族之女，夫妇俩站在一起，的确给人珠联璧合的感觉，可惜贝家人丁单薄，代代如此。他们惟一的儿子贝浩然今年已二十一岁，是个勤奋好学、善良忠诚的男孩子，他念心理系，对贝家的事业全然不感兴趣。

贝夫人的贴身女仆出嫁离开，于是经人介绍，高中毕业的秦思洁就来到这儿。

思洁只可算是个小女孩，虽然她高，五呎五吋的身材，苗条纤细，然而那怯生生与毫无经验的失措，能一目了然她的稚嫩。

她长得清秀、雅致，尤其皮肤是好得近乎透明，这样的女孩哪儿该做女仆呢？她该是大学里受男孩子包围的漂亮女生，她该是家中父母宠爱呵护的娇女，但是她来到贝家，希望贝夫人李丹萍能聘用她。

她是不是得已的，真是不得已！

一个管家模样的妇人带她走进豪华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客厅，示意她站着等一会儿，然后管家就上楼请夫人下来。思洁的心中七上八下，又紧张又担心又害怕，她希望能得到这份工作，却又莫名其妙的怕这儿的环境，连做梦、连看电影也没见过这么阔气的布置与排场。

站了五分钟，她的脚几乎僵直了，看见穿着雪白长裙的贝夫人从楼上走下来。贝夫人真是天生的贵妇，她不需要半丝作状，那气派已完全显露。

“你是秦思洁？”贝夫人李丹萍在思洁面前的沙发坐下，目光锐利地打量她。“你十九岁？”

“是！夫人，”思洁深深吸一口气，恭恭敬敬地回答。“我希望有这荣幸来——服侍您！”

思洁说“服侍”时有丝犹豫，她不是天生服侍人的女孩。

“你做过事吗？”贝夫人拿起一支香烟，站在她身边的女管家立刻替她点火。

“没有，我没有经验，可是——我愿尽量去学，尽力做得好。”思洁脸红了。

“很好。”李丹萍点点头。她心中倒也喜欢这干净、秀气又斯文的女孩子。

“你的父母同意你出来工作吗？”

“同意。”思洁垂下头又抬起来。“他们都同意。”

“你这年龄怎么不继续念书？”李丹萍问。

“因为我家里——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我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，念大学比梦更遥远了。”思洁无奈地说。

“哦——”李丹萍吸一口气。“这样吧！我试用你两星期，大家满意的话再合作下去，好不？”

“好！夫人。”思洁大喜，她被雇用了吧？试用——她会努力工作的，她有信心做得好！

“那么——”丹萍转身吩咐管家。“今天带她去做制服，我希望尽快的一两天就来上工！”

“是，夫人。”管家陈太太恭敬地点头。“制服明天一定可以做好，您放心。”

“至于薪水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”丹萍又说。她露出浅浅的微笑，雍容华贵，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女，如今轮廓依稀，已有浅浅皱纹了。

“谢谢夫人。”思洁鞠躬而退。

她得到一份工作，似乎十分简单的。

“思洁，我会让司机送你去量制服，明天中午你来报到，我相信制服也会做好了。”陈太太相当和蔼可亲。

“谢谢陈太太。”思洁由衷的。“我刚出学校门，什么都不懂，请你以后多指导我！”

陈太太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其实工作很少，规矩却多，贝家这种显赫家庭是免不了的，”停一停，又说：“放心好了，我会帮你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好。”

“哦——要穿白短衫、黑长裤的制服？”思洁问。她实在担心，她从来没有穿过这种唐装。

“不，当然不。”陈太太拍拍她。“老爷和夫人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，洋派得很，你们的制服是藏青色洋装，白色有花边围裙，倒是很别致的。”

思洁想一想，得到一份工作的狂喜降低了好多，也没什么值得可喜的，她只不过来做仆人，白衫黑裤也是制服，蓝裙白花边围裙又有什么不同？总是仆人。

她的理想、她的梦——比天边更遥远了！

“我知道你想什么，思洁。”陈太太体贴的。“工作并没有贵贱之分，以自己劳力换取酬劳就是高贵，就是值得尊敬，何况——我明白你的环境，你是好女孩。”

“陈太太——”思洁眼圈儿红了。

“不要觉得委屈，”陈太太摇着头拍她。“否则你母亲知道会好伤心！”

“是——的。”思洁深深吸一口气。的确，她不能表现出自己的委屈，否则父母怎能安心？还有弟弟思维。

“而且你要知道，贝夫人是很好相处的人，她绝不会为难你的，放心好了。”陈太太再说。

一个穿司机制服的男人穿过大草坪走过来，在贝家即使只是司机，气派也是不同。

“陈太太，你要出去？”他问，很有礼貌。

“不。阿袁，你送思洁去做制服，吩咐裁缝明天中午以前一定要送到，”陈太太条理分明地吩咐。“思洁是新来的同事，是个好女孩，你有空教教她。”

“好的，车在外面，我们去吧！”

“袁先生——”思洁怯怯的不知如何应付。

“叫袁大哥好了，”陈太太笑。“阿袁的儿子才五岁呢！”

“袁大哥。”思洁告辞陈太太，随司机穿过巨大草坪，走到车房。

车房里有四辆漂亮又巨型的汽车，思洁只认识其中一辆宾士四五〇，她听同学说过是最高贵的汽车。贝家听说只有三个主人，却用四辆车？

袁司机按下一个电钮，车房的电动门自动缓缓上升，他发动汽车，刚要驶出去，一辆摩托车却冲了进来，一个高大、敦厚的年轻人骑在上面。

“哦！少爷回来了。”司机停车让摩托车先进来。

少爷？就是贝家惟一的儿子贝浩然？

思洁不敢正眼打量，只偷偷地用眼角瞄一眼浩然，她没有想到浩然会是这个样子的，他看来是那样普通，像许多念大学的男孩一样，他甚至穿得也朴素。

“阿袁，你要出去？”浩然很坦率、很孩子气，他低下头朝车窗望望，看见陌生的思洁，十分意外。“这个小姐是谁？我们没见过，是吗？”

“是我们的新同事思洁。”袁司机微笑。“明天会来，现在去做制服。”

“新同事？这么年轻？”浩然笑一笑，站直了身体。“欢迎你来我们家，思洁。”

挥挥手，他走了进去。

这样的少爷?! 完全没有一点架子，这么难得？

“少爷非常好，”袁司机一面开车一面说：“其实不只少爷好，贝家的人都好，很民主，没有阶级观念，而且对我们很有爱心。”

“贝夫人也是这样？”思洁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如果你伺候夫人就太舒服了，”袁司机笑。“只要你遵守贝家的规矩，你轻松得很，比普通人家的女儿还舒服。”

“但是——总是仆人。”她低下头。

袁司机诧异地看她一眼，难道她来之前不知道自己来做仆人的吗？这小女孩子满脸都是委屈呢！

“如果你不看低自己，没有人会看低你。”袁司机正色说：“我们都是贝家的职员，和贝家公司、工厂里受雇的人一样，绝没有什么分别，你不必耿耿于怀。”

“是我不对。”思洁涨红了脸。“事实上我才高中毕业，我什么都不会做，能找到这份工作已经够幸运，我不该抱怨，何况——我必须工作。”

“你——没有家人？”袁司机关心的。

“不，我母亲有病，我弟弟还小，”思洁摇摇头。“爸爸——不在家，我必须工作。”

“能工作是好事，”袁司机鼓励她。“你会从工作中找到很多不同于读书的乐趣。”

“你在贝家很久了？”思洁问。

“我中学出来那年开始，”袁司机笑了。“而且以后直到我老了、死了也不会离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思洁忍不住好奇，什么理由使他肯定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呢？

“我无法再找到第二个这么好的主人了！”袁司机真心说：“慢慢的你也会发现，贝家的人真的很好。”

贝家的人真如袁司机口中所说的那么有爱心？那么令人尊敬？思洁安心了一些，无论如何，她第一次出来工作能遇到好主人是件值得庆幸的事，看来她真该把所有的委屈收藏起来，专心努力于她的工作。

袁司机很好，把思洁送到裁缝师那儿量了衣服，又转达了陈太太的吩咐，然后送思洁回家。想着自己那寒酸的、见不得人的家，她拚命地推辞，宁愿自己回去，但袁司机说什么也不肯，终于坚持着把她送到那简陋、破旧的木屋外。思洁很难堪，袁司机却不在意的一笑。

“不必这样，”他真心说：“以前我家的环境比你的更差，我们几乎要睡街边。好好工作，一切总会改善的。”

思洁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汽车却一溜烟走了。她用手背抹一抹眼泪，推开破木门，一眼看见木床上的母亲，正眼巴巴地盯着她，眸中全是希冀——

“妈，成了，”她吸吸鼻子，用快乐的声音说：“他们决定雇用我了。”

干瘦的母亲这才长长透一口气，安心躺在床上。

她怎能不工作呢？委屈又——算得了什么？

试用期两星期已满，贝夫人李丹萍很喜欢思洁，思

洁也工作得轻松自如，于是，她决定长期留在贝家了。

她学习了贝家所有的规矩、礼貌，因为她念完了中学，反应快、记忆强，她做事很有条理有分寸，连陈太太这颇为挑剔的女管家都在称赞她。

思洁很开心，工作中的确有着不同于读书的快乐。

晚餐时间，这是她最清闲的一刻，她不需要到楼下餐厅服侍贝夫人进餐，另外两个女仆是专负责伺候进餐的，她只要留在楼上就行了。

她替贝夫人整理着刚从干洗店拿回来的一批晚装，那些时髦、豪华的衣服令她眼花缭乱，她真是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漂亮衣服。她慢慢地挂着，又忍不住打量着夫人卧室墙上的装饰。

很特别的，贝家楼上、楼下每一个房里都能看见圣经，都能看见用经句制成的各种摆设、装饰，贝家不过是富有的商人，挂那么多圣经中的经句不只为装饰吧？

卧室门轻响，她怔一怔神，哦！夫人已用完晚餐了吗？看她胡思乱想的连动作都慢了，她得快快挂好这些衣服，夫人餐后可能有其他的吩咐。

听见一连串脚步声，抬起头，心中重重一震，不是夫人，是甚少见面、只远远的看过两次的老爷。

老爷——但是站在面前这成熟又漂亮的男人怎能称“老”爷呢？他是那样年轻、那样容光焕发，谁都会相信他只是浩然少爷的哥哥，怎样的“老”爷呢？

“老——老爷。”虽然不像老爷，她却必须这么称呼他。

贝哲人呆了一下，面前站了个清清秀秀、斯斯文文、白白净净、羞羞怯怯的女孩子，她是谁？看见她身上的制服，他明白了。

“你是新来的女孩，秦思洁，是吧！”他淡淡的笑。心中也惊讶，这样气质的女孩来做女仆？

“是，我是思洁，秦思洁，专门服侍夫人的。”她垂着头不敢再看他。

他是“老”爷，却只像“少”爷！

“很好。”哲人一连串的点头。女孩子清新可喜，比以前那粗粗壮壮的阿云好多了。“你以前做什么的？”

“学生！”她很拘谨。

她绝对没想到哲人会问她话。

“哦——”他更意外。小小的女孩的确还只像个学生，做女仆是委屈了她，即使是贝家的女仆。“你无法找到其他更适合的工作吗？”

“我没有专长，没有人事，很难。”思洁老实地摇头。“而且在这里工作比外面好得多。”

“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”哲人问。他自己也奇怪，怎么有兴致和一个小女仆聊天。

“每一种工作中都有不同的快乐，”她回答得十分得体。“我不敢好高骛远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哲人非常高兴，家中竟有这么伶俐可喜的女孩子啊！“好好做，你会有前途的。”

前途？一个女仆的前途是什么？还能升级吗？

她当然不能问，迅速挂好衣服，慌忙退出。

“喂——思洁，”哲人叫住她。“帮我放一点热水，我想洗个澡。”

“是。”她只有走进浴室。

平日她不需要替哲人服务的，哲人也有一个专人服侍，思洁帮他忙只是——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主人。

热水放满了浴缸，思洁走出来，看见哲人已换了晨楼坐在那儿等着，停在她脸上的视线竟——有些探索意味，一下子她的脸又红了。

“热水放好了，老爷，”她垂着头说：“还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？”

“谢谢你，思洁。”他拍拍她的肩，好亲切。“你下楼吧！没有事了。”

思洁一声不响的走下楼梯，心中还莫名其妙的怦怦跳动着。这贝哲人看起来比他儿子贝浩然漂亮多了，出色多了，他看来那么年轻，他真是贝哲人？

站在楼梯边，她忍不住笑起来，她真荒谬，难道此地还会有个假的贝哲人？

她等候在饭厅门口，夫人往往会在晚餐后吩咐她一些工作的。等了很久、很久，贝夫人一直没出来，伺候进餐的两个女仆却出来了。

“请问夫人还在餐厅吗？”她问。

“夫人出去了，”其中一个说：“一个孤儿院打电话来，大概发生一点事情，夫人立刻饭也不吃的赶去了。”

“孤儿院？！”思洁诧异的。

“夫人支持的孤儿院。”一个女仆微微一笑。“贝家

是出名的慈善之家。”

思洁点点头，这也是贝家的人受人尊敬的一点吧？

“夫人临走可有什么话吩咐我？”思洁问。

“没有啊！”一个说。

“有，当然有，谁说没有？”餐厅门边站的是贝浩然，那正直、纯良的大学生。

两个伺候进餐的女仆匆匆走开，留下颇为尴尬的思洁。

“请问少爷，夫人吩咐什么？”她问。浩然平易近人，却没有他父亲的光亮、出色。

“吩咐什么呢？让我想想，”他分明在开玩笑。“啊，她说你可以放假，今夜。”

“真——话？”思洁高兴得忘了礼貌和规矩，浩然是少爷啊！

“你可以问陈太太。”浩然摊开又宽又厚的手掌。

“谢谢你，少爷，真是谢谢你。”思洁兴奋得涨红了脸，可以回家探望一下母亲，三个星期了，她总在牵挂，可是试用期刚满，她不敢请假。

“不必谢我，不过——能不能在以后不叫我少爷？”他突然在她背后说。

她呆怔一下，没听错吗？以后不叫他少爷——贝家的规矩和礼貌特别多，不叫少爷叫什么？行吗？

“我——不明白！”她讷讷地说。

“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的，”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全然不当一回事，“我叫你思洁，你该叫我浩然。”

“那——怎么可以？”她睁大眼睛。“你是少爷，我若叫你名字，太没规矩了。”

“规矩！”他轻轻哼一声，颇不以为然。“我这个人最讨厌一切虚伪的东西。”

思洁吸一口气，她不该和贝浩然在这个题目上辩论的，他们的身份、地位相差悬殊，她很有自知之明。

“我——去见陈太太，”她低着头说：“晚安，少爷。”

也不等他的回答，更不看他的表情，转身匆匆离开。这贝浩然对每一个女仆都如此？

陈太太在另一处略小的饭厅里进餐，袁司机和其他几个女仆也在。

“陈太太，”思洁欲言又止。“刚才——少爷说夫人吩咐我今夜可以放假，不知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少爷既然这么说，当然没问题，”陈太太说。她是个最好的管家，以真诚和爱心来对待这些仆人，从不会狐假虎威的压迫人。“你可以回家。”

“谢谢陈太太，我想——立刻走。”思洁简直忍不住了。

“急什么呢？傻孩子，”陈太太笑。“吃完饭走也不迟，等一会儿我顺便先支这个月的薪水给你。”

“谢谢陈太太。”思洁终于坐下来进餐。

她吃得很少、很快，谁都看得出她归心似箭，等她放下碗筷，陈太太也拿来一个厚厚的信封。

“拿去吧！思洁，”陈太太拍拍她的手。“这是你工

作的报酬。”

思洁心中来不及有任何感觉，她必须先赶回家再说。

换了衣服，握紧了那封厚厚的薪水袋，她从巨大的贝家宅第后门出去，家并不远，只需要几站公共汽车就到了，但那短短的路程，把她带回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。

木屋依旧简陋、破烂，昏黄的灯光无力地照射在陈旧的木床上，母亲躺在那儿休息，十七岁的弟弟思维正在煮晚餐。

“妈、思维，我回来了。”推开门，迎面一阵奇异难闻的味道，那是熟悉的，那是“家”的味道。

“思洁——”母亲猛然坐起，满脸惊喜。

“姐——”思维也从火炉边站起来。“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没说过——”

“今夜夫人不在，放我假，”思洁吸吸鼻子，莫名的泪水直往上冲。“我又领了薪水，就送回来。”

“你做了不到一个月啊！”母亲眼中光芒直闪。

“贝家很宽大，他们不在乎早一星期，”思洁把整个信封交给母亲手里。“妈，你拿去用，看一看医生，买一点好吃的营养品。”

“你自己不留一些？”母亲眼中的光芒变成泪珠流了下来。

“我不用钱，”思洁深深吸一口气。这一刻，所有的委屈感觉全被另一种骄傲所代替，她终于能工作，能赚

钱，能养活母亲和弟弟，这是值得骄傲的。“我在贝家吃的、住的、用的都是最好的，根本没机会用钱。”

“孩子——”母亲呜咽着。“委屈你了，你本该也有机会念大学，找一份高尚的工作，现在——全是我拖累了你，孩子——”

“妈，怎么这样说呢？”思洁扬一扬头，认真地说：“职业不分贵贱，只要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的报酬都是高贵的，何况——贝家人对我很好，不当我是——女仆。”

“真是——这样？”母亲用手背抹一抹眼泪。

“我还能骗你吗？”思洁笑得很开心，她并没有说假话，浩然是说过平等，还要她直呼他的名字。

“姐，你——辛不辛苦？”思维忽然问。

“辛苦？我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，”她说：“贝家三个主人，十几个仆人，我只需要跟着夫人就行了，我想比你还舒服得多。”

“如果辛苦——你就别做，”思维垂着头。“我可以去工厂里找份工作。”

“不，不行，”思洁大叫起来。“你一定要读书、一定要考大学，我们秦家也算书香门第，我不念大学无所谓，你是男孩，你一定要念，你明白吗？明白吗？”

“我——明白。”思维点点头，转身回到火炉边。

屋子里有一刹那的沉默，谁都没有说话，好久、好久，思洁再也忍受不了那怪异的沉默了。

“我——回去了，思维好好念书，好好照顾妈妈。”她咬着唇说，一转身就奔出木屋。